

同在与缺失

——印度朝圣之旅的感悟

圣 凯

印度,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国家,恒河、灵鹫山、舍卫国、王舍城……无数熟悉的地名构成一幅美丽的地图,镶嵌在脑海的深处。绵延数千年的文明,高速发达的现代经济,车顶上坐满了人的公共汽车,种种表象在重重叠叠地不断拼凑着她的形象。2007年1月22日至31日、2月5日至13日,有幸两度前往这个文明古国访问考察,亲自体验印度文明的魅力,观察现代印度社会的种种状态。于是,传说与史诗融入色彩分明的生活场景中,无数美好的回忆停滞在佛教圣地的残垣断壁中,一切又不断地重组、建构,渐渐立体起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当年访问印度后曾感慨地说:

“印度,你只要见一眼就永远也忘不了,因为它同世界

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时代不同了,但是马克·吐温的感慨依然会令人生起强烈的共鸣。

德里——传统与现代同在

德里分为旧德里(Old Delhi)和新德里(New Delhi)两部分,新德里位于南部,与旧城隔着一座德里门。新旧德里犹如两个贫富悬殊的邻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旧德里街道狭窄,二三层高的残旧建筑、牛车、单车、电车充斥在横街窄巷里。相反,新德里到处街道宽阔,翠绿的树林,清洁的街道,是印度整个国家的政治行政中心。但是,一切繁华的背后仍然到处可见贫穷,大街边随意搭建的贫民帐篷,见到游客就围上来的乞丐,漆黑的手做出一种要吃饭的手势,令人心颤。

德里的印度门,外形像法国的凯旋门,据说壁上刻着9万多印度士兵的名字,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印度士兵。9万士兵拼命地为英国打仗,是希望印度能够独立;可是,战争结束后,英国人没有履行他的诺言。所以,才会有圣雄甘地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印度门顶上有一个圆石盆,是一盏大油灯。

印度门前是一条“国家大道”,直通远处的总统府。1月份去的时候,我们曾进去参观过。总统府位于



印度德里“印度门”

印度门以西宽广的拉杰巴特街(Rajapath Rd.)旁的一座小山岗上,原为英国殖民时代的总督府,后改为总统府。它融合了印度传统建筑风格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式样,面积约2万平方米,内有340个宫室、227根画柱、35个凉亭、37个喷泉、3000多米长的长廊,外加长400米、宽180米的莫卧儿王朝风格的大庭园。总统府门前的卫士非常和蔼,我用印第语“您好”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头一歪,热情地回应,于是便可上前和他们合影留念。但是,部长办公楼前的卫士则十分紧张地观察着来往的人们。漫步在总统府内,欣赏着美丽的建筑、蔚蓝的天空,忽然觉得自己的某种心理得到了满足。1月26日是印度共和纪念日(Republic Day),在电视上可以看到阅兵和民俗杂技表演。总统府的东边便是国会大厦,在宽广的草地上,圆形的列柱成排,呈现优雅的格调,这是现代德里的象征。

文化交流没有国界,是心灵的交流。在德里的国家博物馆,我们会惊叹绵延数千年的印度文明。印度本土的主要民族达罗毗荼人基于生殖崇拜的农耕文化与外来的雅利安人基于自然崇拜的游牧文化互渗

交融,形成了印度文化的主体。在博物馆中,佛教与印度教的不同思想,通过雕塑、壁画等展露无遗。佛教注重沉思内省,强调宁静平衡,以古典主义的静穆和谐为最高境界;印度教则崇尚生命活力,所以追求动态、变化,以巴洛克风格的激动、夸张为终极目标。而晚期大乘佛教被印度教同化蜕变为密教,密教美术也倾向于巴洛克的繁缛绚烂。但是,古典主义并不完全摒弃华丽的装饰;印度的巴洛克风格也并不完全排斥静态的表现。

博物馆中佛教展览品非常丰富,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十三世纪的佛像、菩萨像,仿佛让我们徜徉在印度佛教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佛教徒来说,最令人激动的无疑是佛陀舍利。在博物馆中,便供奉着从佛陀涅槃地拘尸那伽发现的佛陀舍利。在供奉佛舍利的金塔前,展示着两个当年安奉佛舍利的容器。于是,礼拜、瞻仰,在佛舍利前留影,便成为博物馆佛教徒访客的一道神圣程序。

在电影《心灵导航》中,一位印第安妇女对来自纽约的女主角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些人生活在信仰里,而不是生活在恐惧中”。印度似乎就是一个生活在信仰里的国家。印度具有丰富的宗教传统,德里随处可见印度教、锡克教、伊斯兰教等各宗教的建筑,传统的宗教建筑与现代化大楼毗邻同在,令人印象深刻。

巴哈伊教的灵曦堂(俗称莲花庙),就是让我留连不已的建筑物之一。莲花寺位于新德里南郊,1986年底完工,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泰姬陵。它的设计造型是一朵浮在水面、周围由莲叶衬托、含苞欲放的莲花,所以又称莲花庙,由伊朗设计大师法里布兹·萨哈巴(Faribuz Sahba)设计。以含苞欲放的莲花,象征宗教的圣洁、超凡出尘和清静的大同世界。夕阳如一轮红红的悬鼓,莲花庙静静地矗立在小山岗上。开阔的草坪,长长的朝圣道……一刹那间,宗教的神圣感不禁油然而生。

灵曦堂共4层,上面3层为莲花形,由27朵花瓣组成,每层9朵,用白色大理石贴面,通体雪白,纯洁



博物馆供奉的释迦佛舍利(发现于佛涅槃地拘尸那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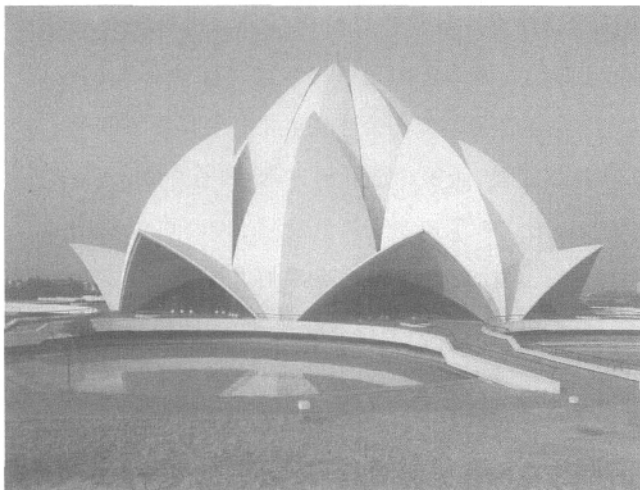
无瑕。第一层花瓣开放,第二层半开,最顶层含苞欲放,极富立体动感。底层每片花瓣之间修建了一个个椭圆形水池,共有9大水池,注满清水。于是,洁白的莲花映现在水面上,而且能让祈祷大厅舒适凉爽。容纳上千人的大厅里,放置了一排排木椅,所有人都在里面静默冥想。放下红尘所有的烦恼,静默的人们从此获得新生。从二三层花瓣的空隙中,点点阳光洒在大厅里,更创造了几分神秘感。两度前往莲花庙,我都为其设计而感动,难怪人们称其为“第二个悉尼歌剧院”。回想国内现在的寺院建筑,都追求规模宏伟,但我们毕竟无法追上盛唐;而且,在设计细节方面,更缺乏创新与灵感。我们不断地仿唐、仿宋、仿明、仿清,我们给后人留下了多少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或者说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寺院建筑的特色呢?莲花庙的启示,无疑让人深思。

“圣雄”甘地——非暴力与力量同在

“圣雄”甘地(1869—1948)为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之父。1886年,曾赴英攻读法律,归国后执律师业。1893年,在旅居南非的时候,不满当地有色人种所受苛酷待遇,领导南非印度人反对种族歧视,展开了二十余年非暴力斗争。1914年回到印度后,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者,从事非暴力斗争,继续与英国殖民者对抗。1920年,甘地大举展开反英之“不合作运动”(Non-Cooperation Movement),提倡自治、种族平等,奖



“嗨,罗摩!”——圣雄甘地墓上的铭文



德里莲花庙(巴哈依教)

励国货,抵制英货,结果数度入狱,但始终不懈,以非暴力之原则抵抗到底。先后入狱十余次,并以绝食抗议赢得国际社会声援,英国当局在各种压力下被迫让步。1947年,印度终于获得独立。其后,甘地极力消除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冲突,并为促进两大宗教之间的理解与宽容而四处奔波。1948年1月30日,在新德里被一名印度教之急进主义政党成员暗杀。“圣雄”甘地因其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崇高的牺牲精神,安贫乐道,谦恭诚实,不分贵贱善恶一视同仁,没有种族歧视和宗教偏见,提倡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和谐,不但受到印度全国民众之崇敬,亦博得了不同民族、信仰和阶级的人的景仰和爱戴。

甘地墓在德里东北部的朱木拿河畔。斜坡四周绿草茵茵,狗儿在悠闲地奔跑着,许多当地人在草坪上席地而坐,一幅田园风光呈现眼前,让我们忘记这是陵墓。山坡四周砌上了矮墙,有几个进出的通道。脱鞋进入,便可以看到黑色大理石砌成的墓体,墓尾有一盏长明灯,闪烁着独有的光芒,仿佛昭示着甘地精神永垂不朽。在墓首雕刻着几个印地文,导游介绍说这是甘地遇刺后的最后遗言:“嗨,罗摩!”相当于我们大叫一声:“哦,天哪!”这无疑是最聪明的墓碑了。这是我们平常大叫的声音,非常普通,但是当它成为生命最后的声音,被刻到墓碑上,其意义又变得悠远深长。

甘地的一生,经历过16次绝食,其中2次绝食三周,只喝一点苏打水,多次在绝食中濒于死亡的边缘。

谈到自己吃苦的意义,他说:“我们只受打,不还拳,我们用自己的痛苦使他们觉察到自己的不义,这样我们免不了要吃苦,一切斗争都是要吃苦的!自己受苦意味着对人的信任和希望,意味着对人性中某种善端的尊重。这也是一条自我忏悔、自我纯洁之路。最后,如果你是正确的,你就会有在经受重重痛苦之后取得胜利;如果你错了,那么受打击的只是你个人而已。”甘地将修道者的胸怀,用于拯救世人,这就是菩萨道“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精神。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力的时代,我们有思想、有语言,我们知道善良、正义的宝贵,知道修行的重要,但却不能将理念付诸行动。甘地的伟大正是在于,如其所思,如其所言,如其所行。甘地会告诉我们:人是可以改变的,这便是修行的意义。只要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不断实验的过程,从饮食、穿着、交通方式等最微小的事情开始,进行精神、意志、行为方面的修炼,每天都试图进一步完善自己。有一天,我们终会成为“圣雄”甘地,终会成为佛陀。甘地尽可能地自己动手,他年轻时在英国就开始自己熨衣服,替自己理发,晚年还亲手下厨做他的不断调试的汤。他说:“作为人类,我们的伟大之处与其说是在于我们能够改造世界——那是‘原子时代’的神话——还不如说是在于我们能够改造自我。”当然,这种身体力行是最可贵的,也是最困难的。但如果我们自己永远也不去做,那

么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

甘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以仇恨的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世界,而运用“非暴力”来解决对抗。“非暴力”的理念基础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整体。让他人受苦就是折磨自己;削弱他人的力量就是削弱自己的力量,削弱全民族的力量。”我们看到了佛教缘起法的普遍价值,亦看到佛陀在《法句经》中所说的“于此世界中,从非怨止怨;唯以忍止怨,此古圣常法”。

正如佛陀常常赞叹“忍辱第一力”,“非暴力”是需要巨大勇气的积极力量。消除隔阂、将爱的力量加以推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恨者有爱最为困难”,但比这更困难的是,这首先意味着战胜自己,战胜自己身上的种种偏见和嫉恨,然后才能化解别人的怨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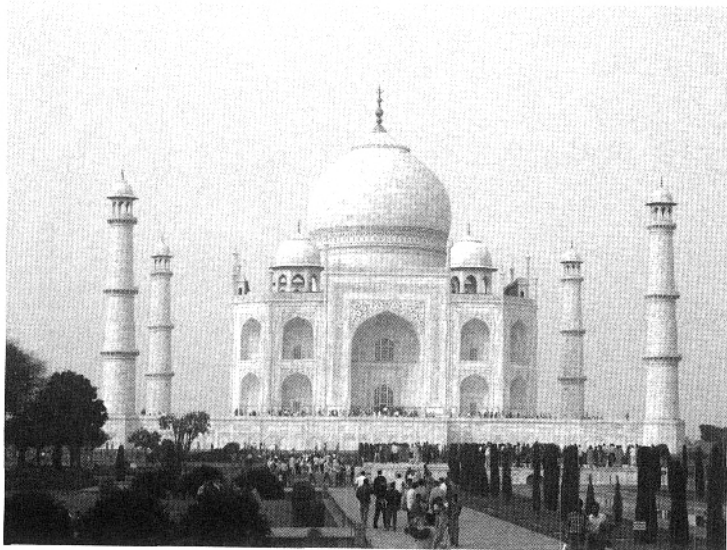
所以,我们说:圣雄甘地,非暴力与力量同在。

阿格拉——爱与恨同在

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这首流行歌曲的旋律,一直回荡在我的耳畔,陪伴着我游览阿格拉(Agra)的泰姬陵与红堡。

旅游车开到一个大停车场,然后又换乘电瓶车,没过两分钟,一座城堡便出现在眼前。经过安检,便来到气势恢宏的陵墓大门。十七、十八世纪的印度艺术开始接受波斯的影响,融合印度耆那教建筑与波斯建筑的样式。高耸的拱门,修长而秀美,形成一种挺秀的建筑风格。通过拱门,视野豁然开朗。笔直的通道由红石铺成,两旁是人行道,中间是一条清澈透明的水渠,并有一个大水池。人行道两旁和水池四周栽植奇花异草、竹木浓荫。行人、树木、绿草和蓝天白云倒映水池之中,在通道的尽头就是泰姬陵。

泰姬陵全部用洁白的大理石镶嵌而成,一座优雅匀称的圆顶寝宫建造在正方形的大理石平台上,最上面是高耸饱满的穹顶。四周各有尖塔,据说是略向外倾斜,若发生地震,则不会伤害到圆顶寝宫。寝宫的内部呈八角形,内分5间墓室,墓室的壁上装饰有五彩缤纷的宝石镶嵌而成的百合花、郁金香等植物图案。在中间那座墓室里有一道



阿格拉泰姬陵



阿格拉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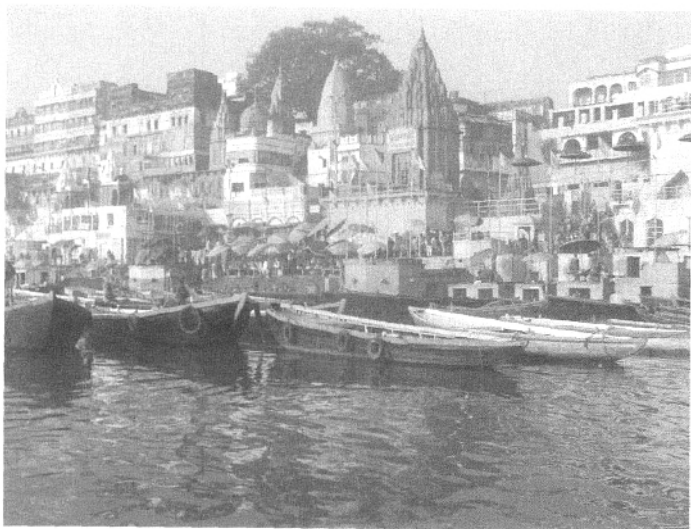
大理石围栏,围栏内有两具名贵大理石石棺,这就是国王沙杰汗和妃子泰姬的棺材,在石棺上有许多彩色宝石和浮雕。洁白的大理石用繁密的纹饰调和,独特的几何纹饰铺排在寝宫的外墙上,无始无终,仿佛是沟通天堂的波线。一切显得精细而不腻味,繁复却又单纯。

两次来到泰姬陵,最大的感受就是它太美了,美得你几乎挪不动脚步。第一次是上午,泰姬陵褪去银色,太阳从尖塔的后面渐渐升起,金光四射。泰姬陵的倒影在平静的水面,华丽而迷人。第二次是下午,夕阳下的大理石染上霞光,倒映在水中,像一块巨大的粉红色宝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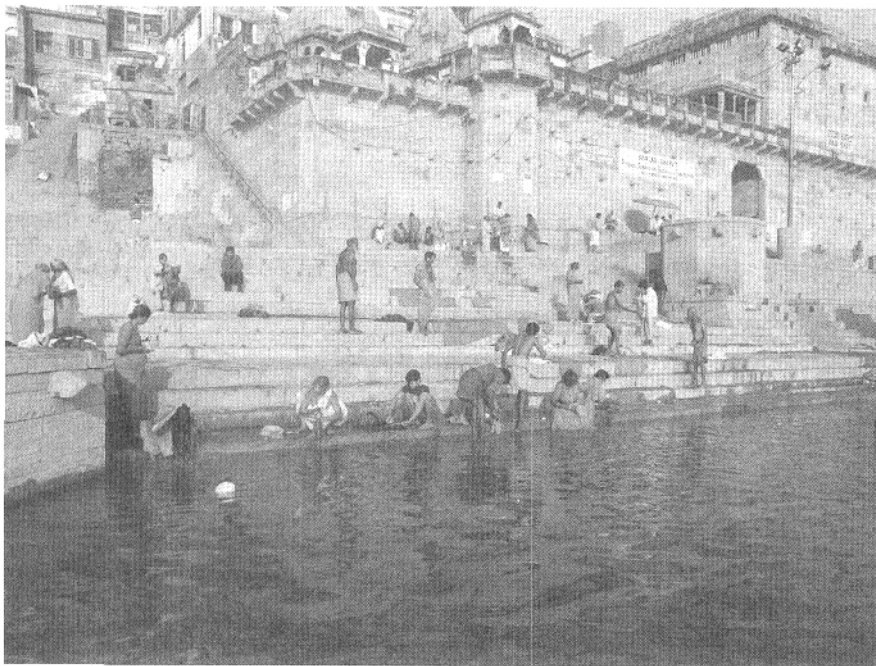
美丽的泰姬陵,在诉说着那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有一句话:世上各地的爱情故事结构都颇相似,差异只在细枝末节,完全不一样的只有主人公的面容与语言。因为这是莫卧儿王朝的沙杰汗与王妃泰姬玛哈的故事,所以也就不一样了。公元1631年,国王最喜欢的妃子泰姬38岁,她已经生了14个孩子,这一年她随沙杰汗出巡时,在途中生第15个孩子时难产去世。临终前她留下遗言:1、好好抚养孩子,2、沙杰汗终身不娶,3、为她建造一座美丽的陵墓。沙杰汗为实现泰姬的遗愿,费时22年,耗资4000多万卢比,修建了这座举世无双、全印度最美丽的建筑。后来,沙杰汗暂定在

泰姬陵侧用黑色大理石为自己再建一座陵墓,一桥相连,生死永不分离。这时,儿子奥伦泽布利用兄弟自相残杀的机会夺得王位,并将沙杰汗幽禁在阿格拉堡。最后,奥伦泽布将沙杰汗及其爱妃并葬于泰姬陵内。正如泰戈尔在诗中写道:你容许你君主的权力化为乌有,沙贾汗啊!可你的愿望本是要使一滴爱情的泪珠不灭不朽……

阿格拉堡位于亚穆纳河畔的小山丘上,距泰姬陵约15公里,全部采用红砂岩建造而成,故又称“红堡”,与首都德里的红堡齐名。阿格拉是莫卧儿王朝的首都,阿格拉堡的建造历时8年,终于在1573年建成。这座古堡方圆1.5平方公里,外形非常雄伟壮观,城内的宫殿虽经历漫长的岁月多已失修,但雕梁画栋和墙壁上精巧的雕刻和纹饰,仍隐约保存着昔日富丽堂皇的风貌。堡内有著名的“谒见之厅”,是莫卧儿王朝帝王接见大臣、使节的地方。另有加汉基尔宫、八角瞭望塔和莫迪寺等建筑物,因用纯白色大理石建筑而成,精致典雅。加汉基尔宫是城堡中的重要建筑物,宫内大院四周有二层小楼环绕,宫墙金碧辉煌,彩画似锦。阿格拉堡有一座八角形的石塔小楼,登临塔顶,极目远眺,可以看到举世闻名的泰姬陵。前面的亚穆纳河,与阿格拉堡遥遥相对。据说当年沙杰汗被其子幽禁在这座古堡时,经常默默地坐在小楼中,怀着无限的思念之情望向泰姬陵,似乎在倾诉



古城瓦拉纳西(波罗奈斯)



瓦拉纳西恒河岸边虔诚沐浴的印度教徒

他那一颗孤寂哀伤的心。亚穆纳河已经干涸了，不知那颗孤寂的心是否已经干枯？

白色的泰姬陵，红色的阿格拉堡，爱与恨同在，无形中放大了世间的情感。泰姬陵与阿格拉堡，如同人们对印度文明的印象——让人期待，但又复杂暧昧；在诱惑我们，却又令人恐惧；在让我们想象的同时，又令人怀疑。在丰富的表象下，一切追究都显得十分困难。但是，印度文明仍然在万种风情中彰显着自己的纯美，对于飞逝变幻的世间，似乎视而不见。如同路边的奏乐者、舞蹈者，自娱自乐，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瓦拉纳西——生与死同在

一个城市，又脏又乱，但又最令我向往，甚至有种想住在那里的感觉，那便是瓦拉纳西(Varanasi)。瓦拉纳西位于印度北方邦恒河中游的瓦拉纳和阿西两河之间，在1957年以前叫贝拿勒斯，瓦拉纳西是由瓦拉纳和阿西两个印地语词拼成的。这里是印度教的圣地。这个印度北方邦的城市相传由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之一湿婆神(Shiva)建于公元前6世纪，拥有超过1500座以上风格各异的印度教寺庙，印度人心目中的

圣河——恒河正流经这里。印度教徒人生四大乐趣——“住瓦拉纳西、结交圣人、饮恒河水、敬湿婆神”，有3个要在瓦拉纳西实现。

马克·吐温说：“贝拿勒斯比历史还年迈，比传统更久远，比传说更古老，甚至比这些加起来更古老两倍。”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记载：

婆罗痾斯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西临菟伽河，长十八九里，广五六里。阇闾栴比，居人殷盛，家积巨万，室盈奇货。

人性温恭，俗重强学。多信外

道，少敬佛法。气序和，谷稼盛，果木扶疏，茂草霍靡。伽蓝三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余所，外道万余人，并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断发，或椎髻，露形无服，涂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今天在瓦拉纳西，人们会发现，历史真的在这里停滞，一千多年过去了，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

瓦拉纳西或许是太嘈杂脏乱了，满地的粪便，随意躺着等待死亡的老人，此起彼伏的婆罗门手中的法器声与诵经声，空气中弥漫着焚烧死尸的气味，一切都不是让人很舒服。但是，两次都来这里，依然是那么激动，因为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印度人的生活传统。穿行于瓦拉纳西迷宫一样的小巷，观赏恒河边林立的印度教寺院，或租一条小船荡舟恒河，看印度人的日常生活，看每天必然上演的各种宗教仪式，看一对对新人牵手从大街走过，看一个个生命在此走向终点，人世间的生与死会在这里同在。我感觉自己的心在跃升，在恒河上空游荡和沉迷，每次都依依不舍地离开。

在印度，慢慢会习惯晚睡晚起，这是印度人的生活习惯。但是，在瓦拉纳西则完全相反，凌晨五点钟，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前往码头,本地的印度教徒也会到恒河沐浴。于是,寂静的瓦拉纳西,在昏暗的街灯与弥漫的烟雾中,突然热闹起来。突然,身后传来一阵热闹的乐器声,只见乐队后面有一男子骑马,另外便是身著鲜艳的纱丽的女子也骑在马上,原来是结婚队伍。红纱丽像团火,热烈而夺目,精美的刺绣上还缀满珠片,在街灯照耀下发出光芒。我看不清新郎和新娘的表情,只有那些器乐声代表着喜悦与欢乐。恒河是印度教徒的圣地,让它见证生老病死是每个印度教徒都想得到的幸福和永恒,婚礼也不例外。恒河边举行的婚礼仪式,当然具有宗教意义。因为结婚的目的是完成种种宗教职责,而男子必须结婚生子才有资格向祖宗供奉祭品。因此,在结婚仪式上,夫妇双方为此念咒、祈祷、发誓,丈夫还对妻子明确说道:“我为了得到儿子才同你结婚。”可见,像婚姻这样的世俗生活,仍然是宗教生活的延伸。

靠近码头的街道两侧,老老小小的乞丐静静地蹲着,见到游客只是伸出一只只漆黑的手,令人不忍再多看一眼。路边偶尔会发现一些等死的老人们,身边放着一堆破烂的行李。依照这里的习俗,死在恒河岸边能免费火化,最后把骨灰倒入恒河,以终止无休无止的人生轮回,抵达极乐之境。能在天堂门口死去是幸福的。在恒河西岸有众多的焚化场,印度教徒死后,尸体以白布包裹成木乃伊状,覆盖着镶金线的黄红绸缎,被四五名大汉以竹担架抬到焚化场的木柴堆旁。在暮色将临时,婆罗门举行仪式后,便可以火葬了。肃穆的气氛、腾空的浓烟和空气中弥漫的刺鼻气味,最后将一切都倒入恒河,岸边已经积了一堆黑灰色的物质,水面上飘浮着鲜花,偎依岸石,徘徊不去,十分凄美。但是,一切都如几千年以前,按部就班地进行。因为生死就是如此轮回不息——何等平淡,又何等匆匆;何等公平,何等庄严,何等快乐又痛苦地啃蚀我们。

码头人声鼎沸,印度教徒在敲着法器,唱诵祈祷着,为沐浴举行仪式。在码头的几间小屋内,住着几位印度教的苦行僧,确实如玄奘法师所说“或断发,或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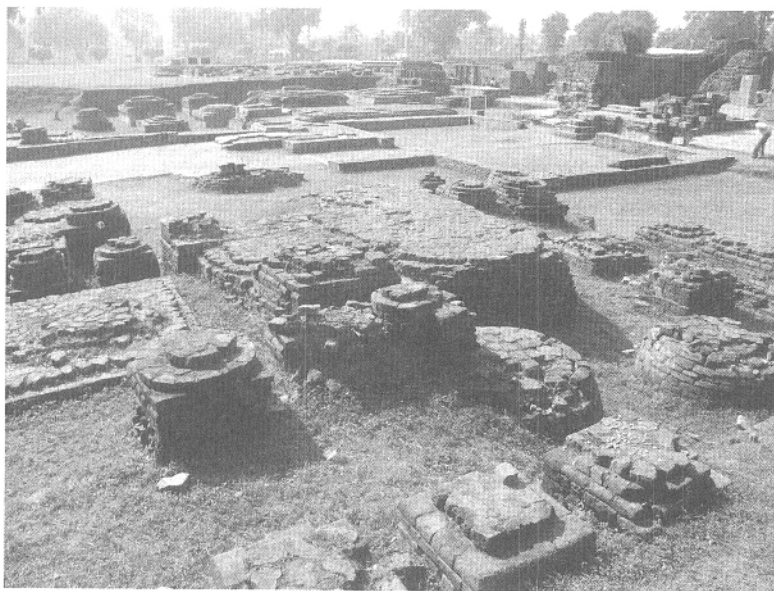
髻,露形无服,涂身以灰”,禁不住地会拿起手中的照相机。但是必须先供养他们;若未供养他们,未经他们的允许,是不能拍摄的。否则他们会很凶地跑出来要钱。有时,禁不住会怀疑他们是真正的修行者吗?或者,路边静静蹲坐的乞丐才是苦修者。

坐上船,马上会上来两三个卖花灯的小女孩和小男孩,一小盆花中间,放置着一支蜡烛,每盘十卢比。大家都纷纷买了花灯,船在恒河的中央时,点燃放在河面上,祝愿带来幸福与和平。船慢慢地驶向东岸,西岸是拥挤的城镇和悠久的历史,沐浴的人们越来越多,船也经常相互碰撞,在灰蒙蒙的迷雾下,一切都显得迷离而又神秘。不时有铜钟轮流拉响,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一声紧似一声,不休不止,像招魂,像赶路。看着油腻的河水,想想这些无尽的灰烬中,或许有我们哪一世的身体。无论美、丑、穷、富,一切都会成为恒河边飞扬的一抹沙,一切沙土都曾经是我们自己。

喧嚣渐渐远离我们而去,便到了恒河的东岸。这里渺无人烟,只有大片裸露的沙地,蔓延至目力不可及处。想起佛陀经常在经典中以恒河沙举譬喻,用双手掬起河沙,似乎一切变得十分神圣。我们都纷纷买了小贩手中的瓶子,装上满满的恒河沙,毕竟这是恒河沙啊!我一个人沿着沙地往前走,河沙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看着这些平常都是各种角色的人们,在这个时刻,手上都提着装恒河沙的瓶子,仿佛是天真的孩



瓦拉纳西街道车流中的大象



鹿野苑遗址

子。或许在大地的怀中,无老无小;我们都曾经是孩童,恒河显出我们的赤子之心,再老的人也会有童稚的微笑。

这或许是恒河的神奇吧!喧闹与寂静同在,生与死同在,世俗与神圣同在,恒河承担了太多的净化功能。印度教徒将自己的一生都交给恒河,于是人世间的肮脏、丑陋、死亡等种种不幸,都随着恒河水流向远方。这对于人来说,是一种释放;可是恒河毕竟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它似乎不堪重担,臭气永远弥漫在恒河上空,浑浊的河水有点像化不开的巧克力,这或许是文明与自然的矛盾吧!

天渐渐亮了,两次都没有看到美丽的恒河日出。似乎可以想象,旭日在晨雾中,会露出隐隐约约的红光,不会有耀眼的光芒,只有安静的上升。一群群海鸥拂过河面,激起我们的欢呼。其实它们是来寻找焚化后的尸体的。总有一天,我们也是它们寻找的对象吧!回到码头,只见黑乎乎的一群人全都泡在水里,男人赤着胳膊,女人披着纱,不断地浸水、喝水。有些人洗完了,便在台阶上刷牙。这里没有人用牙刷,都是用杨枝,刷完后把水咽下,再清洗一下。这便是律典中记载的“嚼杨枝”。另外,有些人在码头边洗衣服,浮起的肥皂泡在飘荡着,又不知会进入哪位沐浴人的口呢?这种场面只有在印度才能找到,我们无法评价他们的行为与习惯,这就是印度文明的特殊性吧!

沿着恒河岸边的码头,排列着一只只大盖伞,伞下坐着婆罗门的祭师。他们有的三三两两,有的独身一人,面向恒河,木然端坐。有的身穿洁净黄袍,端庄平和;有的身披麻片,形容枯槁。他们招呼我们去坛里坐坐,可是没有人敢去,因为又要付小费的。但是,虔诚的印度教徒则会经常来到他们跟前,听他们唱诵、布道、祝福。曾见一个河坛的祭师在举行 puja(净化)祭典,小供桌放着神像和法器,两边坐着两位乐师,一个打鼓,另一个拉琴,边弹边唱。缓缓吟唱的诗篇,声音在喧嚣的恒河边飘荡,深情动听,高远处有淡淡的

忧伤。人是渺小的,只能借助音乐将自己奉献给神,从而得到升华。中间的一位祭师站起来,手舞宝剑,吹着海螺,低沉的螺音传向恒河的东岸,飘向天堂的深处。于是,一切仿佛回到神话的时代,人与神近在咫尺,彼岸就在眼前。

第一次去时,参观了贝拿勒斯印度大学(Benaras Hindu University)。它是印度两所国立大学之一,另一所是尼赫鲁大学。贝拿勒斯印度大学,是一座专门研究印度艺术、文化、音乐和梵文的学府。校园非常宁静、美丽,许多学院前面都有自己独立的操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大学里面,有一座教堂,分别供奉印度教、佛教、基督教的神像,以方便老师、学生举行宗教活动。可见,宗教生活对于印度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有人说,印度教一直在恒河岸边徘徊,仿佛一个忧郁的思想者始终伫立在河畔,不忍离去;而瓦拉纳西就像一个耿直的老者,精神矍铄,没有一丝颓然的迹象。漫步在街道上,有种害怕踩到牛粪的恐惧,又有种好奇的兴奋,这便是我们对印度文明的感觉吧!

鹿野苑——初转法轮处

从瓦拉纳西往北开车十公里,到了一个林木葱郁的地方,便是鹿野苑。鹿野苑位于恒河与波罗奈河两大河流之间,树林繁茂,鸟兽温驯,是一个静寂幽雅

修行地。一位国王喜欢到这里猎鹿,鹿群死伤无数。鹿王为了保护鹿群,前与国王协调,每天安排一头鹿,供国王猎杀,其余鹿就躲起来。有一天,轮到一头怀孕的母鹿,鹿王悲悯,自己亲自代替前往。国王见到鹿王,听了鹿王的故事,非常惭愧,于是不再猎鹿,辟出一片森林,供鹿群自由生活。所以鹿野苑又称为“施鹿林”。

鹿野苑是佛陀为五比丘初转法轮的场所。佛陀经过六年苦行后,认为苦行无助于解脱,于是接受牧羊女的供养,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坐禅,当年的五位修行同伴便离他而去。佛陀觉悟后,便到鹿野苑寻找五位同伴。佛陀为他们开示了四谛、八正道的真理,他们如闻而修,证果而获得解脱。佛陀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并不以自己的生命达到美满究竟而停止,他将众生的痛苦作为自己的痛苦,因此才会说法教化众生。

鹿野苑在玄奘法师去印度的时代极为繁荣,《大唐西域记》卷七记载:

婆罗尼河东北行十余里至鹿野伽蓝。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丽穷规矩,僧徒一千五百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余尺……精舍之中有鍤石佛像,量等如来身,作转法轮



鹿野苑初转法轮塔

势。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无忧王建也,基虽倾陷,尚余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余尺,石含玉润,鉴照映彻,殷勤祈请,影见众像,善恶之相时有见者,是如来成正觉已初转法轮处也。

公元13世纪左右,由于受到伊斯兰教徒的入侵与印度教徒的摧毁,此地遂成废墟。经近代多次考古发掘,有阿育王时代(西元前3世纪中叶)到十二世纪所建之建筑遗址及甚多雕刻出土。1794年,当时的贝拿勒斯城官吏拆除其中的一座大塔,曾经发现两个盒子,一为沙岩制,一为云石制,里面盛有佛舍利,均被弃掷恒河中,真是十分可惜!

进入鹿野苑的大门,只见一片空阔的土地上,用砖头垒成的种种建筑物的遗址,似乎可以想象当年“台观连云,长廊四合”的盛况。在中央部分,仍然有石头的门槛,精美的纹饰在诉说着久远的历史。在一片残垣内,石头上贴满了金箔,围成精舍的样式,据说这是佛陀雨季安居时的精舍。旁边有一个亭子,里面有一根断残的阿育王石柱,里面刻着阿育王的铭文。眼前的一切都无法让人联想到这是佛教的圣地,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和游客,只有那些本地的成年人或小孩子,手持着一尊小佛像,神秘诡异地告诉你,这是鹿野苑某个地方原来的佛像。一切显得非常冷寂,



鹿野苑阿育王石柱

或许这是佛教创立之初的朴素状态。

佛陀的初转法轮处，是以古老的红砂石砖砌成的讲坛。讲坛边沿，是四个长长的坐墩，或许是五比丘听法的地方。讲坛的砖头随处被虔诚的佛教徒贴上金箔，或被香熏成黑黑的。这是佛教史上最伟大的演讲——初转法轮，古老的砂石承载了太多的真理，阳光照在身上，长长的影子投在台上，会突然想起这是“幻人说幻法”吧！

鹿野苑现存最大的建筑物，是转法轮塔，叫达麦克塔，建于孔雀王朝，笈多王朝时曾予重修。塔的上半部呈黑褐色，下半部是灰白色。因为佛教衰微之后，鹿野苑和塔的下半部都被湮没了，上半部露出地面而蒙上尘垢。塔上雕刻的花纹，有中国式方形雷纹，有印度式卍纹，有阿拉伯式卷涡藤蔓纹，具有笈多王朝建筑的特点。所有人都会来这里绕塔，也会有一些佛教徒在草坪上静坐或拜塔，或在这里诵经。这里没有缭绕的香烟，没有钟声或磬声，没有佛像殿堂，偶尔的诵经声飘过空荡荡的废墟，传往远方。这样的安静，这样的简陋，这样的洁净，似乎在说明佛教的某种理性精神吧。

鹿野苑旁边有考古博物馆，藏品十分丰富而珍贵，大都是鹿野苑发现的文物。最珍贵的是阿育王石柱的柱头，已经成为印度国徽的图标。柱头高约七英尺，上刻四首狮子一个，面向四方，身连一处，栩栩如生，雕刻之纤细优美，令人赞叹不已。石呈青灰色，滑腻如镜，光泽似玉，确如玄奘法师所说“石含玉润，鉴照映彻”。另外是转法轮印佛坐像，两手在胸前，屈指作诀，作转法轮印，仿佛想解开众生心中的千千结；身著薄衣，身体轮廓明显可见，姿势优美而华丽，平静的脸庞露出神秘的微笑，蕴藏着无尽的力量。佛像两目下垂，背有圆光，光上也有图案雕饰。圆光两侧，各有一飞天作供佛状。佛座之前，浮雕五比丘像及一施主像，法轮在中央。另外，还有观世音菩萨石像和弥勒佛像，都十分精美。

每一个人都在看，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很美。不一定要知道每一尊佛像的故事，有的会很深沉，有一种滤去激动的理智；有的会很热情，一种久别后的激动。种种



菩提伽耶大菩提塔

的众生心，唯有佛陀尽知尽见。

寂静的鹿野苑，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故事；夕阳下的鹿野苑，只有修行者在不断地绕塔，不断地礼拜。一颗颗晶莹的泪珠，会湿透塔下的每一块石头、每一片土地，会滋润每一棵小草，这是来自心灵的礼物，献给自己最伟大的父亲。

菩提伽耶——佛陀觉悟成道的圣地

从佛陀的一生来说，诞生地蓝毗尼园(Lumbini)、悟道之处菩提伽耶(Bodhi-Gaya)、第一次为五比丘讲说法的鹿野苑(Sarnath)以及涅槃之地的拘尸那迦(Kushinagar)，称为四大圣地。

从瓦拉纳西到菩提伽耶，大约有三百公里，但是汽车却跑了八小时，可见印度交通状况亟待改善。漫长的旅程，可以静静地欣赏窗外的乡村，一望无垠的平原，绿油油的农作物，笔直的棕榈树，一片热带地区的风貌。

菩提伽耶现在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小镇，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和旅游者，尤其是藏传佛教的喇嘛，汇

聚在这座小镇。朝圣者的增多,促进本地的旅游业、商业的发达,沿着大街两边的摊子都出售佛教法器、纪念品等。可能是由于佛教徒的慈悲,印度各地的乞丐也汇聚此处,菩提伽耶的出家人经常将供品布施给乞丐。

玄奘法师至菩提伽耶的时候,此地非常繁华。《大唐西域记》卷八记载:

前正觉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树。周垣垒砖,崇峻险固,东西长,南北狭,周五百余步。奇树名花,连阴接影;细沙异草,弥漫绿被。正门东辟,对尼连禅河,南门接大花池,西阨险固,北门通大伽蓝。墉垣内地,圣迹相邻,或宰堵波,或复精舍,并瞻部洲诸国君王、大臣、豪族钦承遗教,建以记焉。

今日的菩提大塔,即是阿育王始建。但是当时较小,六世纪时阿摩罗婆罗门更加重建。1306至1309年,缅甸佛教徒重施修造。1877年,印度政府依古时石模型而改建,至1884年竣工。现存的菩提大塔,即是累次重修的建筑。

现在的菩提伽耶是世界佛教的汇聚地,各国僧侣在此修建了泰国寺、缅甸寺、斯里兰卡寺、日本寺、中国汉式和藏式等不同风格的寺院,展现了各国建筑艺术的风姿,是世界佛教建筑的学习之地。

第一次到菩提伽耶时,已是黄昏,导游没有带我们进去。于是,我们在伽耶城内漫步,成群的喇嘛、乞丐,顶着篮子的妇女,街边的工艺品小摊,阳光洒在小镇的路上,映红了每个人的脸。在街上,通过栏杆我们可以看到塔顶,这或许是生命的真正归依处吧!菩提大塔与我们的距离,似近又远,我们看得见,触不着。不知黑夜降临时的菩提大塔,明星悬挂在高空时,多少人会悟到黑夜的界限,会悟到烦恼如何转成菩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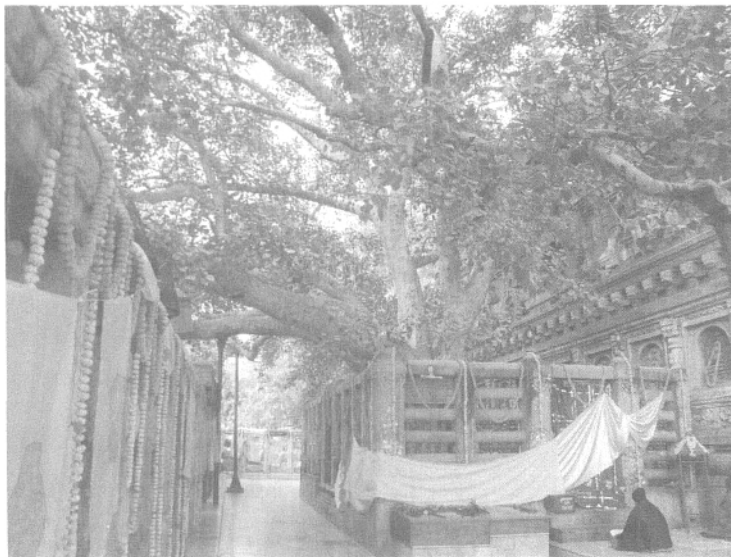
一进入菩提大塔的院落,会强烈感受到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的热情,红的、黄的、黑的各式袈裟在这里呈现,各种语言混溶,到处都是礼拜、绕塔的信徒,空中飘荡着各种语言的诵

经声。中央的菩提大塔,塔高约50米,形如金字塔,底部为边长15米的正方形,向上逐渐收缩,顶部呈圆柱形,上立一铜制螺旋形圆顶。塔的四壁,都是大大小小的佛像。大塔的四角各有四座小塔,到处都是石雕的小塔,行列纵横。大塔的内部便是佛殿,佛像前有一佛足影。第二次去菩提伽耶时,我用最快的速度走进佛殿,虽然是我的分别心,如莲花色比丘尼运用神通亲近您一样,但我确实想多看您几眼。静静地,没有人打扰,瞻望您那无限的慈悲和无尽的包容。

狭小的空间,犹如维摩诘的丈室,容纳了世界各地佛教徒的信仰,会情不自禁地奉献出所有的虔诚——身体的礼拜,财物的布施,念诵经典佛号——一切可能的表达形式都会在这里看到。大家一起诵念《心经》吧!奇妙的共鸣回响,穿过塔尖和无始以来一切众生的呼唤合而为一,化入佛陀慈父般的呼唤中,仿佛溪流奔向海洋,宛如一滴奇妙的泪水化入恒河。塔外的走廊里,有一群喇嘛和南传、汉传的僧侣,在不断地念经、持咒,或许在圣地修行更易感受到佛陀的加持力吧!

菩提大塔的四周有石栏围绕,这些石栏有些是阿育王时代的文物,有些是后来的仿制品,必须有人指点才能知道。残存的古代石栏,雕镂精工,构图朴美,有女首的马、鱼等图案,这些是印度神话传说的内容。

塔的西侧是著名的菩提树,佛陀即在此树下得道



菩提伽耶佛成正觉处的金刚座与菩提树

成佛。《修行本起经》说：“高雅奇特，枝枝相次，叶叶相加，花色蓊郁，如天庄饰。天幡在树顶，是则为元吉，众树林中王。”菩提树受到佛教徒敬仰，其枝也曾多次代表佛陀被送往世界各地的佛寺供养，繁衍滋生。阿育王时代，他的女儿僧伽密多折下一段菩提树枝，带往斯里兰卡种植。菩提伽耶现存的菩提树是从斯里兰卡再移植回来的。1870年又被大风刮倒，现在的树据说是原树的“曾孙”。菩提树依然茂盛，圆圆的树叶是佛教徒心中的圣物，多么希望自己在礼拜时，突然有一片菩提叶刚好掉在头上，因为



枯水季节干涸的尼连禅河河床

那代表佛陀的启示与加持。菩提伽耶满大街都有卖菩提叶的，可是谁又能肯定那是真正的菩提树叶。哈哈，又是众生的分别心吧！

菩提树下有一个金刚座，被铁栏杆围起来，那便是佛陀当年悟道的地方。金刚座紧邻大觉塔的后壁，传说底下是金刚所造，贤劫中千佛出世，都会在此菩提树下金刚座入金刚定、证无上果。我们来此献上迟到的礼拜，而仰起头来却似乎感觉到世尊静默中的安慰——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一种历生累劫的愿望，一下子会在那一刹那突然迸发，这便是信仰的力量。金刚座与菩提树，在静静地重播着当年佛陀成道时的感言：“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

菩提大塔周围有太多的圣迹，佛陀的站立处、经行处、成道后第几个……我们都无法记住。菩提树的南门，有一根阿育王石柱，铭文已经磨灭不清，上面贴满了金箔。许多藏传佛教徒将自己的头贴在石柱上，或许会有感应吧！石柱的不远处，有一大池，池水清澈，上面塑有佛陀、龙、鱼等像。依《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南门外有许多大池，不知这又是属于哪一个？

整个菩提大塔都沉浸在花与灯烛的海洋中，这不是谄媚，也不是趋炎附势，这是一种虔诚。或许有人会说，将那些钱都布施给外面的乞丐，让那些贫穷者得富有。可是，真正的贫穷是内心的贫穷，乞丐也能献上

自己的花与灯烛，也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在寻找、在凝视这静静矗立的大塔，大塔上的佛像只给了我一个淡淡的微笑。一位记者手持着鲜花，奉献给伟大的佛陀，花的香气也许并不馥郁，佛陀一定会用兜罗绵手加持这位虔诚的佛子。佛陀永远不会嫌弃我们的微薄——贫女一盏灯，能灭千年暗。在您面前，我永远是一位腼腆的孩子，因为我老是做错各种事情，虽然知道您不会怪罪我，可是那一念的忏悔会不禁涌起。

我不断地举起手中的照相机，仿佛想把这里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树枝、每一尊佛像，都想带回去。有时会想：一个佛子，会抛弃许多东西，可也是最多情、最深情的。在这里，各国的朝圣者都带着微笑，一声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声声“唵嘛呢叭咪吽”，都会穿过彼此的心，将我们贯串在一起。我们只不过是叫不出对方的名字，其实我们早已在千年、万年前就认识了。看到许多喇嘛，额头上一个个疤痕，那是五体投地礼拜的结果。我们都没有付出那样的精进，请让我们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吧！

每次恋恋不舍地离开菩提伽耶，那种无尽的召唤会让你不断地回头，不断地回忆，不断地遐想……

尼连禅河——牧羊女供佛的地方

离菩提伽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叫尼连禅河，河水已经干枯，美丽的白沙仍然能引起无限的遐思。

尼连禅河在雨季时,仍然是一条清澈的河。《广严经》卷七记载:“视见尼连河,其水清冷,湍洄皎洁,涯岸平正,林木扶疏,种种花果鲜荣可爱,河边村邑处处丰饶,栋宇相接,人民殷盛。”释迦太子经过五、六年的寻师访道后,来到尼连禅河的森林里修习苦行,日食一麻一麦,目陷鼻高,颧骨显露,身形消瘦,面目全非。太子逐渐明白,苦行苦了肉体反而执著肉体了,不能断除烦恼妄想,不能断灭情欲生死,是不能解脱的。于是,太子走下尼连禅河,让长年清净的流水,洗去身上的垢秽;但是,身体瘦弱的他,疲乏无力地倒在尼连禅河边。这时,牧羊女看到他,生起同情心,取来乳糜供养太子。释迦太子食用后,身体各部分的机能都渐渐地恢复了。于是,释迦太子渡过尼连禅河,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一心正念端坐,终于悟道了。

第一次去菩提伽耶时,导游带我们前往瞻仰牧羊女塔。依玄奘法师的记载,有关牧羊女的塔有三个:一、牧羊女的故宅,二、牧羊女煮糜处,三、如来受糜处。离开菩提伽耶,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便进入牧羊女的村落,美丽的田园风光呈现在眼前。牛羊相伴,茅舍村庄怡然自得,阳光明耀,天空如碧。终于,在一座大塔前停下来了,据说这是近几年刚发现的,上面还有人在打扫塔上的灰尘。围上一班小孩,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原来是向我们化缘,劝我们支持他们的学校,到学校去看一下。那种真诚与热情让你无法推却,最后只好将自己包里所装的几十支笔、巧克力、糖果统统送给他们了,算是对他们的祖先当年供养佛陀的回报吧!夕阳下的大塔显得十分孤寂,只有我们几位游客,还有这些孩子,与菩提大塔的热闹形成强烈的对比。在牧羊女塔的附近,在一棵树下有一个小小的佛龛,中间塑着佛陀像,两边便是牧羊女,据说这是如来受糜处。尼连禅河边有一棵大树,据说是释迦太子当年修苦行的地方。菩提树的旁边,便是乡间的石子路,尘沙飞扬,然后就是尼连禅河。一条河,一条路,承载着觉悟伟大真理的过程。

我一直想请一尊佛陀的苦行像带回中国,可是因缘一直未能成就。佛陀的六年苦行,对于觉悟来说,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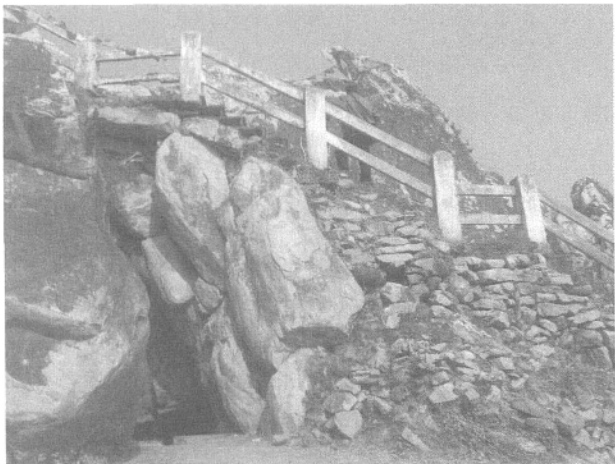
至关重要的过程。因为觉悟便是反省自己,明白了,放下了。佛陀通过自己的修行,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引导教化我们。他,将是我们无穷生命中的唯一伴侣,永远用智慧的钥匙,解开一颗颗封闭的心灵。请允许我祈求:佛陀啊!在我与世间的游戏中,永远不会失去与您接触的福祉;我也会用我生命的每一分力量,传播您的教法,让每个人都会得到您的福祉。

灵鹫山——佛陀说法的地方

灵鹫山,一个太熟悉的地方,我们经常会在经典中读到“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第一次去灵山,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大山如黛,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梦;第二次去灵山,是一个烟雨濛濛的下午,雨中的灵山如同佛陀的泪珠,浸润着每个人的梦。不一样的灵山,一样的灵山,一切都会非常熟悉。因为两千年前,或许我们都是灵山会上的闻法者。

一样的灵山,一样的树,一样的小草,一块块石头记载着每一位求法者的历史。可知道“宁可西行一步死,绝不东回半步生”的玄奘法师吗?我们能够听经闻法,是因为三千大千世界无数的菩萨为我们舍生。念此,忆此,脚下的石头路变得柔软,身上充满着力量。

灵山路的两边,一个个乞丐裹着头,有时还会有猴子,我们和他们都是灵山会上的同学,让我们深观苦、集、灭、道的真理吧!没走多久,在路边便会出现几个石洞,这些都是舍利弗等大阿罗汉曾经入定的地



通往灵鹫峰顶的石阶与护栏

方。洞中的灯烛发出点点光芒，弥漫着缕缕馨香。进去礼拜后，静静地坐一下吧！或许我们所坐之处是哪位大阿罗汉的止静处呢？

再往上爬吧！修行的道路是不能停下来的。眼前的几块石头变得神秘了，如鹭鸟站在山顶，静静地看着我们。请记住玄奘法师的记载：“接北山之阳，孤标特起，既栖鹭鸟，又类高台，空翠相映，浓淡分色”。石头围成一个平台，那就是佛陀的说法处。望着颈上挂满花环的佛陀，湿透的衣服没有挡住求法的心，顶礼、旋绕、瞻仰……一批韩国佛教徒围在一起，诵了一段《心经》。我静静坐在石头上，看着每位庄严的菩萨，听着这千古的奇音，飘向恒河，飘向喜马拉雅山……于是，福建福清有鹭峰，杭州飞来峰有灵鹫山，四川也有灵鹫山……

不用着急离开，我们都是大千世界的一粒微尘，漂泊在虚空中，今天我们融入佛陀伟大的怀抱，就是“芥子纳须弥”。雨很大，会洗净所有的尘垢，从此我们会拥有一颗清净的心，踏上一条洁净的道路。于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誓愿，都会得到一种激励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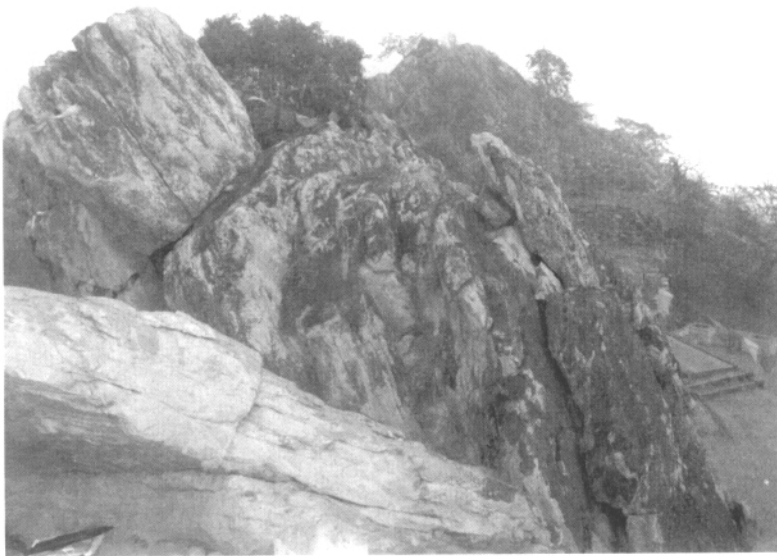
走下灵山路，你会发现成佛的路途并没有想象的遥远；此岸与彼岸同在我们的一念间，生与死同在一刹那间，菩提就在我们的烦恼中。灵山上的石头都在说着无言的大法！我们都是朝圣路上的孩子，我们都没有长大，娑婆世界的道路永远比灵山路更崎岖，希望自己能够勇敢地走上去；希望灵山的佛菩萨，当我迷失方向时，大声地叫我一下：孩子，回来吧！

回首仰望灵山，凝神谛听这无声的呼唤！

频婆娑罗王囚禁处遗址——未生时已结下的怨恨

从灵山下来，在去王舍城的途中，经过一座囚禁频婆娑罗王的监狱遗址。厚重的城垣，记载着一个千年的怨恨；一种怨恨，竟然会在未生便已结下。

频婆娑罗王一直未生太子，一位相师告诉他，山中有位修道仙人命终后，将投生作太子，但是仙人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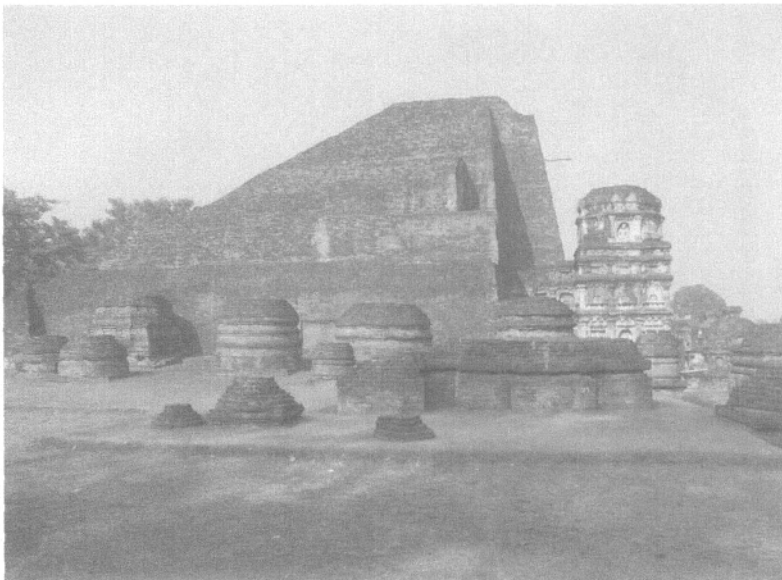
佛陀演说妙法的灵鹫峰

年后才会死去。于是，求子心切的频婆娑罗王，命人杀死仙人，王后便怀孕了。频婆娑罗王请相师占卜，告知太子对他和国家将不利。等太子出生时，欲摔死太子，谁知太子从高楼落到地上，只摔断了一个小指，并没有摔死。于是，频婆娑罗王给太子取名叫“未生怨”，即是后来的阿阇世王。后来，太子听从提婆达多的挑唆，发动政变篡夺王位，将父王囚禁，幽闭在七重门的囚室里，断绝饮食，用士兵守卫，国内臣民任何人不能入内。王后韦提希夫人偷偷地将身体沐浴清净，把酥油蜜和炒面涂在身上，又将饰物璎珞中盛满葡萄浆，前去探望国王。见是王后，守卫者不敢阻挡。佛陀也派遣弟子富楼那，为国王传授佛法。阿阇世王得知母亲带食物给国王，命令卫士将母后囚禁深宫，不得与父王相见。王后囚禁深宫，老国王得不到饮食，过了七天便死去了。后来，佛陀为韦提希夫人说法，即是《观无量寿经》的内容。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那监狱似乎告诉我们：属于我们的，不用着急去获取，在成功面前，要有耐心；人生的一切，都有其因缘。接受人生，看破，放下，然后才能自在。

王舍城——一座佛陀曾经生活的城市

一座古老的城市，一个千年不变的名字——王舍



那烂陀大寺遗址

城,于是一切都变得如此的古老。走在街上,一辆辆马车擦身而过,大象与我们同步,时光倒流回两千年前。

在王舍城北门,有座“竹林精舍”(Kalandaka Venuvana)。据《大唐西域记》卷九载,有一大长者迦兰陀,时称豪贵,以大竹园布施诸外道。见到释迦牟尼佛后,深起信心,乃将外道逐出,在竹园中建立精舍,请佛居住。现在,竹林仍然生长茂密。漫步竹林掩映的小径,不由遥想佛陀及其弟子在这里雍雍穆穆的修道生活。竹林精舍已经没有任何建筑物了,昔日的精舍只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迦兰陀池塘仍然清澈如镜,双手捧起清水,放入口中,清甜入心。这是当年佛陀沐浴的圣水。其实,一样的水,一样的竹子,只是每一滴水、每一片竹叶,都有佛陀的故事,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那烂陀——曾经辉煌无比的大学

那烂陀,宛如一朵美丽的莲花,盛开在巴特那县内王舍城西北七英里处的巴罗贡村。据《大唐西域记》载,当地的森林水池中有名那烂陀的神龙,寺因此得名。据说佛陀曾在此说法,涅槃后不久,帝日王在此建寺。佛教史上的大众部僧侣曾在此举行了第三次结集。大乘佛教学者龙树、无著、提婆、世亲等人也曾在此修业讲学。学者认为寺当建于5世纪左右。先后有

六位印度国王参与了建寺工程,使寺的规模日增,有六院、七院或八院之说。最盛时方圆48里,南北数十所寺院,常住僧侣4000人左右,加上客人等,有万余人在此居住。玄奘描绘该寺:

宝台星列,琼楼岳峙,观束烟中,殿飞霞上,生风云于户牖,交日月于轩檐,羯尼花树,晖焕其间,淹没罗林,森疏其处……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

因此,那烂陀寺在印度佛教史上据有重要地位,有“最高学府”之称。寺内藏有

丰富的书籍,曾经培养出很多有名的佛教僧人。据载,当时亚洲各国的僧人都来此求学,中国著名僧人玄奘、玄照、义净、智弘、无行、道希、道生、大乘灯和新罗僧慧业等都留学于此。玄奘在此学习十数载,掌握了佛教大小乘理论,并受戒日王的委托,辩赢了外道,声誉隆于五印,获得“大乘天”、“解脱天”的称号。寺内制度严格,凡要来寺参学者,须通过辩论,才可入寺学习,否则“多屈而还”。僧人在寺学大小乘佛典,兼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各种知识。那烂陀寺的印度僧人对藏传佛教的建设起过重要作用。中兴西藏佛教的印度僧人寂护、莲花生等皆为那烂陀寺僧人。

13世纪前后,那烂陀寺毁于伊斯兰教军队的战火,僧人大量逃亡国外。以后曾一度恢复,但不久又遭毁灭,终湮灭于荒烟蔓草中。1861年遗址被发现。1915年印度政府考古局根据玄奘的记载,做了挖掘工作。新发掘出来的遗址是一片红色砖石砌成的建筑群,中心是一残塔,原高7层,现只剩4层。每层有很多巨大石柱,上面雕有姿态万千、栩栩如生的佛像,周围有花纹刻饰。塔东伸展一排排僧房遗址,西边为一排排残存佛塔,共有12座僧院。遗址中还有讲经用的庭院厅堂,出土了数千件精美铜像、铜盘、印章等文物,其中一枚刻有“室利那烂陀摩珂毗珂罗僧伽之印”的公章完整无缺,甚为珍贵。这些文物现已收藏在当地博物馆内。1956年印度政府计划重新恢复那烂陀的光彩,

新建了那烂陀寺,开办了巴利文研究所。

两次来到那烂陀,都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一进门,便可以感受到昔日巍峨的风采。绵延数十里的建筑群,依照戒律而建的一间间寮房,至今仍然保存的大灶、大井等,每一样都扣人心弦,可以想象成千上万学僧学习的盛况。面对这些断垣残壁,再想想当时的辉煌:“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也。德重当时,声驰异域者,数百余矣。戒行清白,律仪淳粹。僧有严制,众咸贞素,印度诸国皆仰则焉”。辉煌带来震撼,残垣引发伤感,“昔人已乘莲花去,此地空余那烂陀”。可是,谁来重整那烂陀昔日的辉煌?真有“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感慨!

玄奘——“一个人带出一个时代的精神”

面对那烂陀,想起它的辉煌,我们都会想起一个人——玄奘法师,国家宗教事务局齐晓飞副局长精辟地概括为:“一个人带出一个时代的精神”。

当我们恭览西行求法高僧的传记时,近七百年前赴后继的求法之路,每一个求法高僧的名字,都如金子般发出熠熠的光芒,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当我们随意翻阅经卷,或用电脑检索佛典时,我们体会过圣教东来的艰辛吗?让我们看看义净法师的求法诗吧!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若不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求法僧的芒鞋爬过崇峻的雪山,跨过茫茫的戈壁,破除生命的束缚,超越中印文化的障碍,将佛陀的法音带到中国。他们用生命诠释了自己的行愿,用生命带出一个时代的精神。

玄奘法师,人们或许只知道小说《西游记》中那位善良而又懦弱的唐僧,或者是电影《大话西游》中那位唠唠叨叨的师父。在一个信仰

匮乏、诚信缺失的时代,除了感叹世风日下之外,是否还能回顾一下那种超越古今的精神;让我们知道除了赚钱、享受之外,还有如此高贵完美的人性,生命之光竟有如此的澄明之境。

一位书香子弟,宿具胜缘,十三岁便能怀慕道之志,便能树立“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行愿。有时,一代伟人从一开始就有伟人之相吧!在隋末战乱的年代,玄奘开始了云游参访的生涯,二十六岁的他已经是当时有名的青年俊杰,但是面对南北朝佛学界思想的混乱,他莫知适从。于是,返本溯源的愿望油然而生起,为求无上法,决意西行。

可是,玄奘法师没有得到大唐王朝的支持,他冒死违令西行,没有人送行,还要躲避官兵的缉捕,因为这是“偷渡”。法师坦然面对生命的种种障碍,出玉门关,孑然西行。大漠孤烟直,孤僧万里游。茫茫的风沙会吞没世间的一切,酷热会烘烤着瘦弱的躯体,可是他的誓愿——“宁可西行一步死,决不东回半步生”,支持他继续地前行。

从长安孤征出发,抵达印度,经过了四、五年的时间,他终于来到当时的那烂陀。他求法不倦,遍习大小乘、瑜伽、正理、中论、百论、集量论以及印度各派哲学思想,遍礼佛陀当年圣迹。他著《会宗论》,融通空有;立“真唯识量”,破斥大小乘各种邪见;获得印度大小乘学者的一致尊敬,大乘学者尊他为“大乘天”,小乘学者尊他为“解脱天”。一位中国高僧,能如此受到印度人民的服膺,正如唐太宗所赞叹:“松风水月,未足



玄奘紀念堂正門

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超六尘而迥出，使千古而传芳。”

贞观十九年，他结束了十九年跋涉参访的生涯，回到曾经学习、弘法的长安。一位曾经的“偷渡客”，回到祖国时，竟然获得五十万人的夹道欢迎，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绝无仅有。他拒绝了种种世俗的干扰，专注于翻译经典、培养僧材，译出佛典一千三百多卷。他撰写了《大唐西域记》，成为了解西域、印度各国的唯一可靠史料。

现代人多以翻译家、学问家、旅行家来评价玄奘法师，他的本质是一个僧人，是一位宗教家。他一生的跋涉、修学、翻译、旅行，都是为了一个神圣的使命。他以信仰为生命，以他的生命实践，建立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丰碑。

玄奘纪念堂的修建

——五十年前中印佛教交流的见证

“玄奘纪念堂”是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佛教交流的见证。1947年印度独立，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亲切会面，揭开新时期中印友好交往的序幕。50年代，中印在教育、经济、贸易、文化上都有着密切的交流，这段时间被称为中印交往的“蜜月时期”，中印佛教界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

1954年4月29日，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为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并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和往来起见，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北京签订了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第三条为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的规定，其原文如下：



玄奘纪念堂庭院中的玄奘法师负笈取经像

第三条 关于两国香客朝圣事宜，缔约双方同意按照下列各款的规定办理：

一、凡属印度的喇嘛教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得按惯例往中国西藏地方的康仁波清（岗底斯山）和马法木错（玛旁雍措湖）朝拜。

二、凡属中国西藏地方的喇嘛教徒和佛教徒得按惯例往印度的贝纳拉斯、鹿野苑、加雅和桑吉四地朝拜。

三、凡按惯例往拉萨朝拜者，仍依照习惯办理之。

1954年10月17日，以乌玛·尼赫鲁夫人为首的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一行33人到达西安后，参观了象征中印悠

久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古迹——兴教寺和大雁塔。他们对唐代高僧玄奘驻锡的兴教寺和大雁塔印象极为深刻。乌玛·尼赫鲁夫人在玄奘大师墓前献了花圈。他们还参观了庆仁寺、陕西省图书馆珍藏多年的藏经。同时，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到京后，于10月21日上午偕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及随行人员，在北京游览了天坛、雍和宫和故宫。在雍和宫，尼赫鲁总理等参观了永佑殿的释迦牟尼佛像，参观了喇嘛们念《长寿经》，并看到了万福阁身高二十五公尺的接引佛像。他们在这个巨大的佛像面前瞻望良久，并向陪同参观的人询问了关于这尊佛像的一些故事和来历。

1956年3月13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和拉萨哲蚌寺堪布坚白赤烈应印度比哈尔邦政府邀请出席菩提伽耶咨询委员会会议，4月4日回到北京。

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我国参加“五一”节观礼的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巴波托教授，于1956年5月9日上午参观北京广济寺。参观后，中国佛教协会举行座

谈会，邀请巴波托教授和中国佛教协会在京常务理事、广济寺住持大悲法师等进行座谈。座谈会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主持。在座谈会上，巴波托教授首先介绍他自己研究佛学已有二十余年，并对《解脱道论》、《清静道论》、《善见律》的汉文和巴利文，以及《仪足经》的汉文和梵文本进行对照研究，并有著作出版社，而且介绍了佛学研究在印度的现状。

1956年9月8日，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由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尼泊尔、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七国的高僧组成的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访问中国，印度比丘、印度摩诃菩提会管理部委员巴丹·阿难陀·柯萨尔雅雅那担任代表团团长。代表团先后到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沈阳、长春等地参观访问了佛教名胜古迹、佛教团体和一些工业建设单位。9月28日，中国佛学院举行成立仪式和首届开学典礼，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应邀参加，团长印度阿难陀大师致词。他在讲话中，希望亚洲国家没有建立佛学研究机构的尽快建立，已经建立的佛研究机构要进行国际合作，建议佛学院增设“比较研究”一项科目，希望中国佛学院与印度的那烂陀大学密切合作。10月8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

1956年11月23日，中国佛教代表团前往印度，参加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周年活动，参与世界佛教艺术展览会和“佛教对人类的贡献”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宣读了论文并发表了演说。这时，周恩来总理也到印度访问。11月25日，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应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工作委员会的邀请，分乘两架飞机到达新德里，工作委员会主席、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工作委员会名誉主席、印度总理尼赫鲁等各国佛教长老、印度政府官员、华侨和各阶层人士、两万德里市民聚集在机场上，机场装饰着旗帜和彩幡，热烈欢呼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光临。尼赫鲁总理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献了

哈达，向他们表示欢迎。25日下午，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在总统府分别接见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26日上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拜会了尼赫鲁总理。随后，他们参加了“佛教对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贡献”的座谈会。座谈会是由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工作委员会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合作举办的。

1957年1月12日下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那烂陀代表中国政府把玄奘顶骨一份、玄奘的译著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以及《赉砂藏》一部赠给印度政府，尼赫鲁总理代表印度政府接受了顶骨，然后转交给那烂陀研究院。达赖还代表中国政府捐赠人民币三十万作为在那烂陀建设玄奘纪念堂的费用，并且把纪念堂的设计草图一份交给尼赫鲁。尼赫鲁在致词中说，这次仪式使我们回到了一千三百年以前，并且提醒了印度和中国的联系有多么悠久。我们也想起了玄奘和他的伟大，因为他不仅克服了气候和喜马拉雅山的崇山峻岭的困难而来到了印度，而且还进行学习，并且把学到的东西译成了中文。由于玄奘的劳动，在印度找不到的许多宗教经文可以在中国找到。

送到那烂陀的玄奘灵骨原来保存在天津大悲院。公元1956年10月，天津佛教协会选派当时担任佛协秘书长兼大悲院监院职务的温悟和尚为领队，一行五



由赵朴初居士题额的玄奘纪念碑

人乘火车护送灵骨进京。然后,由恭候在北京站,来自全国古刹名寺的12名声望极高的法师,共同乘轿车,将灵骨护送到北京广济寺。玄奘法师灵骨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济广、义方等高僧乘机护送到印度那烂陀寺。

1958年6月22日,印度佛教学者罗睺罗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前来北京、东北和华东地区作短期访问和讲学。

1958年以后,中印两国关系出现低潮,佛教界之间的交流亦告中断。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印两国的快速发展,两国的传统友谊进一步增进和提升,中印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佛教界之间的交流亦出现新的篇章。

玄奘纪念堂的落成——圆了五十年的梦

玄奘纪念堂的修建,见证了中印佛教界在20世纪50年代的友好往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程未能全面完工。

随着中印友好关系的发展,修复完善玄奘纪念堂项目又被两度列入中印文化交流执行项目协定。在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座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物在佛教圣地那烂陀拔地而起。一座仿唐中式门楼巍然矗立在道路行树旁,朴实厚重,雍容华贵。进入大门,空阔的庭院,整齐的草坪,一派生机盎然。庭院中,几座汉白玉的石碑,尽显中华文化丰富底蕴——玄奘纪念碑简单记载了玄奘法师的生平;玄奘纪念堂缘起碑则是说明纪念堂建立的缘起、经过及其重要意义;《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是刻录唐太宗为玄奘法师译经所作的赞颂序。铜制的玄奘法师负笈像矗



巍峨壮观的玄奘纪念堂

立在庭院的中间,仿佛法师仍然在跋涉求法。一座钟亭,一口古钟,和平、和谐之音将从此传出,响彻云霄。纪念堂前,铜制的大香炉中,缕缕香烟袅袅升起,纪念着这个历史伟人的丰功伟绩,祈祷着世界的和平。大殿屋檐下,悬挂着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居士的手迹——“玄奘纪念堂”牌匾,两边的抱柱联为:“西天取经,三界垂范,誉为法门领袖;东土弘传,千秋载德,尊称民族脊梁。”表达了中国佛教徒对玄奘法师的崇仰之情。

进入大殿,中间供奉着一尊铜制玄奘法师译经像。法师端身正坐,专注地翻译、解说经典;译经像后面墙上,是汉白玉弥勒经变大型浮雕,一黑一白,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极具视觉冲击力。殿内饰有描述玄奘法师生平的铜雕壁画,同时印度的艺术家也创作了十多幅彩色挂画,反映玄奘法师在那烂陀寺活动的一些故事和场景。玄奘纪念堂的建造是中印两国合作的结晶,是中印友好交往史上光辉的一页。

2007年2月12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和平之钟在此敲响,玄奘纪念堂正式揭幕。让我们记住那烂陀,记住玄奘法师!